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八

宋 吕祖謙 編

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

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絶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絶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盖自唐衰譜牒廢絶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

以為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愾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悼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何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

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

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甞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溜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

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

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

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葢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葢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

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葢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

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葢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葢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非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

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録序

曾　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也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

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法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

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
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
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
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
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
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
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
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

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説也故將明其説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

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録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輙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

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葢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語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

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樂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

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茍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

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録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𤼵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㒯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

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葢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

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説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

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

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戸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

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歳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

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
從茍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
不果行至於竒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輙敗悔故當此之
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
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
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歴官行事令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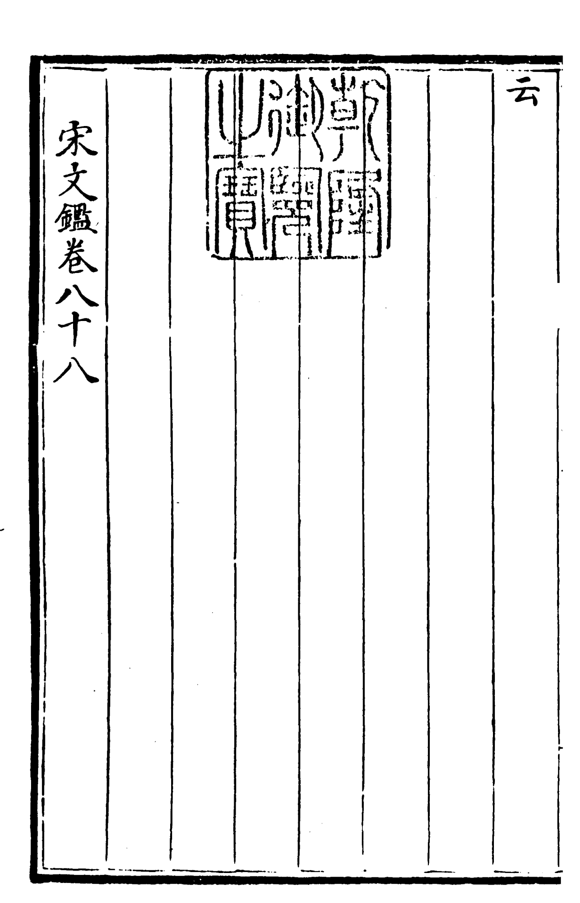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

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

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

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



云

宋文鑑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脉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八十九

宋 吕祖謙 編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

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𦝫以薦其物語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何能使其不欿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

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

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中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

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謡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歳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冐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

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井市風謠習俗辭説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

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㢘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葢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子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

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馬適重寇耳况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

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藳序　　李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因科所著文自冠迄兹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為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為未能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輙不棄去至於天淫刻節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乎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鳬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正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凫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

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

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兖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

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

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賔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賔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甞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

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
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
盖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
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頴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
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
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
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
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

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

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葢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

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减於申韓哉

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

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子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録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念國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兹種獫早以面内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歳時問遺寢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覊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册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紓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禀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敘事冠於篇

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敵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别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

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遺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彼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

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
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
受之以詔録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
則有輿隷之衆霑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
者至都上恩顧邮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
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
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
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

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師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用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廵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别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係遼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

同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葢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禄三者相須並見於邊塞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軺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㵖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

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録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塞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葢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葢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

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思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類欲啟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旣往之運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撮其大要概副聖宸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

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於多且備宫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基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

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胄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旟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鐲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韠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觿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

慼由是而交酹奠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斟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偽由是而察五行之産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

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為異器以啟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令吾族子者衡其名

矣子平其字矣甞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

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子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克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説也命予為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愽又以行誼自潛不符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從其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有

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

缺

宋文鑑卷八十九

宋文鑑卷九十

宋 呂祖謙 編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

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録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刼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歳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爭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

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内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人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葢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

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内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凛然有恥君

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傅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堂廟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

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茍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

聲音顔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

常捫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雷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此衆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

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為易知複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

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灑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黄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根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

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則其利反折蟹與柿甞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术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术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佳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蛙蛤消露下而蚊喙

庁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禀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説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大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

而已其徼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一方之良者輙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

久伏待完也

縣法序

吕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户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兹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

愚復召畿内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歴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旣盡其所長矣於是人附以平日之所甞講聞試用者爲法令詞訟刑獄簿歴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内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　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葢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作泝流而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

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

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緼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禄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為己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為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

嘗病焉會鄞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以室之中講正誦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者誠為顓愚者發爾善為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其於聖人之言為

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於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

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
給厮役戇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舀僞
僇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
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
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
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
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
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

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賙貧乏決

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旣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丘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

乎始子之狂猶騰瀾怒濤横流逆奔吞嗜百川乆之勢
旋氣定平入於海雖蛟魚百怪出没洶涌而不知所以
汩乎其中葢子與希道别十有三年子之鋭氣銷鑠頓
挫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為小官
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憒憒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䬾
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畀於吾之
説邪如無畀於吾説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
有餘其去也無不足乃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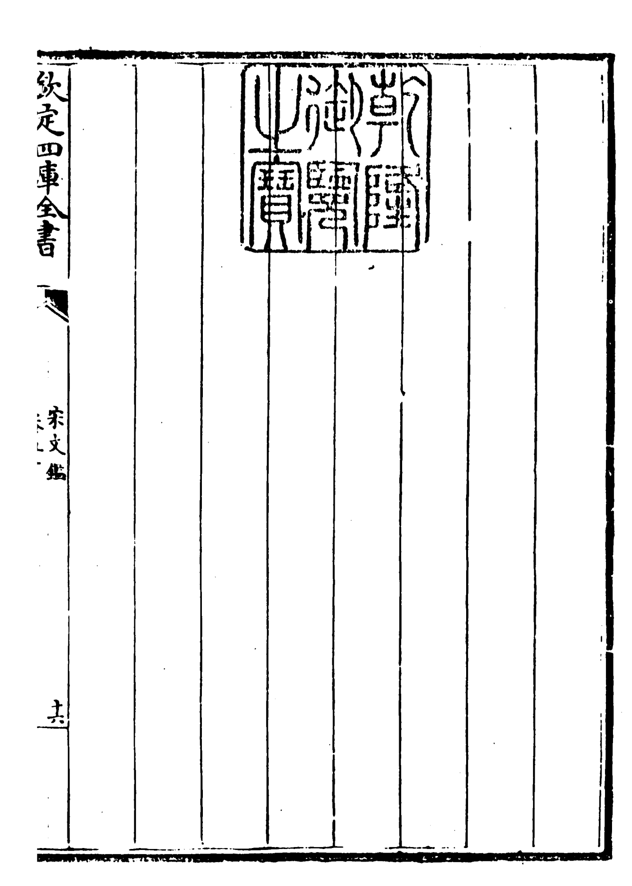
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

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自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節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懸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録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乾隆御覽之寶

宋文鑑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埜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九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序

正蒙序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横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

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於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兹矣痛乎微言之將絶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説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克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

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葢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未學子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絶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横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移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况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絶識

參之以博聞强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圖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葢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為法以空為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虚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脱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虚不

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虚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説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

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

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敘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咎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為稱觀先生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

過也太宗繼文海内為下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於仁
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先有天下四十二
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
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
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
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
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
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

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於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於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貞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

進讀日陳於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凖繩臣謹録天禧以來訖於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

上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

太一九宫臘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五龍為中祀壽星靈星中霤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録為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府共服器光禄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隷於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聯事傑乃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

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名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

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滞古則徇今滞古則舍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

大字以示臣臣恭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内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脱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録為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

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

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强言之也
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
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
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
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
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
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舍

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夫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之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為譊譊無益不幾乎悔

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発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輙忘踈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

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
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
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
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
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
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
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禄者
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

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黨項徼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

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畧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内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縣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

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
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
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
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
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
集之作自魏文帝時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
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
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

而不録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

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沈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頴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

彦瞻端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寳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益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為兒童從先人於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耒雖

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來又獲見未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於京師令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髙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説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

端叔不足恠庚午秋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覔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為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於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塞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

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敵人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此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豪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絶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吴大敵已盡而苻石鶩於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於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强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鵅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

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令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畢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蹠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

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宋文鑑卷九十一